

蒙

齋

集

蒙齋集



蒙齋集卷五

宋

袁

甫

撰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疊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  
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爲罪臣  
豈敢苟爲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  
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  
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枨爲對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

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反斷于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



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  
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  
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  
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  
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  
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  
必有不可掩者何爲乎闇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  
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爲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  
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敝敝

焉日夜以爲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爲  
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于節浮費則凡  
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蠶食斷自今以  
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于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  
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爲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  
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勵之意真剛  
固如是乎剛德見于懲賊吏則取二十三十年以來蠹國  
害民之人藏富于私者盡歸之于公毀家紓國自古有  
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



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  
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賊旣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  
鏑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爲國之賊  
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于覈  
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新疆失守某處  
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填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  
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寘之罰  
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  
知其欺罔未嘗一加黜責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于擇

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  
當闔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彥  
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  
困于挫衄之餘智勇竭于耗散之後至于分閩沿江者  
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  
居尙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  
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  
邊遽日聞敵情叵測臥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  
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真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



動以漢宣綜核名實爲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于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于杳冥之中旁睨于幾微之際希求御札寢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

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爲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撥拾遺論爲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敝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于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

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于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于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旣以聽政勸講窘于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委轆轤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於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于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旣已奪于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



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爲之運用耶夫  
所爲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  
重之責萃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  
日風從乾來占爲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爲強侯作  
難天下民靡敝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爲暴霜殺物  
粟踴貴驚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爲迫近之象又七日  
太白與填星合占爲疾爲內兵旣而隕霜之異果在寒  
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觀茲變異惕然自反  
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至此則陛下所宜專用其

精神者也近者邳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  
解外虞旣急內備又單維揚半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  
事勢如此真可寒心軍實墮于輕進戍兵勦于屢劔枵  
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于激變殺官吏焚州  
縣如患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  
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  
無鎮壓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  
輕混而爲一始欲俱急而終至于當急者亦緩始欲俱  
重而終至于當重者亦輕在彼旣有所分則在此者必



無所專是亦可以悟傲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之心者徒能仰屋竊歎而無敢輒爲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之大聖不以周徧爲能而惟以急先爲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憂勤而決無勞敝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反無憂勤之實光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

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于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勿以薄物細故耗有限之力必使志慮專于大政規模急于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臣濫司記注稽諸舊典許令直前奏事讀第一劄奏臣所言乞陛下充養剛德讀至漢元帝唐文宗聖語問如何某奏二君之果斷不用于斥邪佞而反用于逐賢人此是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須是當爲之事則決于必行不當爲之事則斷在勿行可



也陛下聰明不愧堯舜但剛德終是欠雖曰天資難以勉強然正要涵養工夫真實用力臣不敢泛說且以近日楮幣邊事言之見得陛下剛德有所未至聖語云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讀至節浮費懲賊吏奏陛下近日聖斷中外無不懽悅更願務在力行又讀至核軍實聖語云已行下根刷數目各令著實奏來讀至擇將帥聖語云帥才實是難得奏臣以爲人才不可以小過而輕于廢棄亦不可以未試而緩于任使方今之患正是有過者雖局熟而摘其瑕疵未

用者又以局生而難以嘗試所以都成擔閣此在陛下與大臣急爲區處也聖語云極是極是讀第二劄奏臣所請乞陛下愛惜精神聖語云每日都不曾有少暇奏陛下清心寡欲專意經訓可謂聖主矣但目前瑣屑常務固不足留聖意而經筵講學亦不必屑屑費其精神于傳注訓詁之間只要領會大旨推之以治天下只是理會天下大事中書之務亦如此要須全把精神提掇綱領可也聖語云朕嘗諭大臣講明楮幣及邊備二事其餘碎務原不必勞神奏陛下



聖識可謂高明讀至畏天愛民奏陛下聖德格天所以比歲豐稔聖語云米麩價平幸而得此奏今歲若更獲一稔則人心愈安妥近日得雨之後氣象甚佳聖語云是讀至軍情不安易得激變奏陛下非不憂勤于上而天下官吏終是未能洗心易慮確然爲公家任責聖語云正緣任責之人少又奏陛下當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皇天打作一片下要事事合人心教天下人悅服大臣亦宜體此意只將精神專理會大事今未免把事之緩急輕重一樣都要好滾來

滾去卻安得許多精神聖語云極是讀畢奏臣所論充養剛德愛惜精神皆是切于陛下之身願陛下更加精思而力行之聖語云卿言甚當

論史宅之奏

臣猥以菲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爲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于心不能無歉是非毋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忤過加獎納臣感激思奮以爲幸遇聖明有



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飭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攜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爲陛下惜之且陛下卽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專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迺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于久蟄之餘赫日耀于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旣解弦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

中外明敕臣僚毋攜摭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今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嘗一闢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爲暗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過絕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爲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蠖濩之宮



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苟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新庶政乃于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傳之中外其謂陛下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爲何如時耶中外多故患在不

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惶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爲之熟慮歟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



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幾  
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  
出于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裁幸

中書舍人直前奏事劄子

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  
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  
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  
一太專則失于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  
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于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

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  
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  
圖國事也于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  
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  
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  
奮發雖莫過于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于此時  
何難爾難于填箎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  
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  
房立齡問正主庇民之道于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



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  
爲心矣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  
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  
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  
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  
遠之凡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託者一切屏去而  
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曾中  
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  
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

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  
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  
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爲小心者  
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  
大厦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  
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託以心腹之人哉若  
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  
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  
飾事端讒間之隙旣開交鬪之風滋熾于是朋黨之論



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于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簣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蠶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敵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闕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如

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旣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



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于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介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于路朝而舒肆于燕私酒色觀游便辟側媚月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

日夜圖維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旣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



敢爲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外敵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臯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爲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爲有紛紛之論某奏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于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

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于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唐太宗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于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已讀至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明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讒間之隙旣開交鬪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



于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某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稍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協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于此不可不著精神若使大

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于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胸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赤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卻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辭避右弼又一向畏遜若各事形迹深恐耽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



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勦國威稍伸  
 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邊境可憂須及  
 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  
 誠為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  
 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  
 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  
 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  
 當示兩相遂退

蒙齋集卷五

蒙齋集卷六

宋

袁

甫

撰

奏疏

論履畝劄子

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急聞讜言如恐不及  
 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  
 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于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  
 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寬恤之心庶不  
 致激成他患今謹條列于後  
 指揮內一條人戶所



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戶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偽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況只鑿一角真偽自可稽攷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給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忿之心矣人情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心不疑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

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于怨謗既興之後孰若修于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真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匱乏至極之際萬一惑于其言豈不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爲逢迎者所惑然人之疑心難以家至戶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戶爲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使天下曉然無疑而已 一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



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恐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卻是頑梗及巨力之戶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貧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強家濫被寬恩而弱戶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說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于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于限內貢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戶中戶力雖稍

薄然彼皆各自愛惜自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體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寬恩可使貧小者霑被大凡作事寬嚴並用如此措置誠爲兩得其宜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敕旨

再論履畝劄子

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有田一畝輸會子一貫分爲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戶先受督促之苦其豪家巨



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旣然臣之說臣退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俟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蓋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戶以及下戶反收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爲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廷見下戶之無可買也則寬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有或又曰勢家迫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

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爲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爲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攝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黃及書填綾紙紛然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戶然而未必盡鬻爵也用兵以來竄名功賞者皆妄庸無賴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疇盡化緇黃寺觀之內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橫目無



知之人此等易于爲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一令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爲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陣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產有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爲不然鄭蕞爾國伯有

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產濟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爲比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于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戶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譬猶治深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有庸醫者烏喙大黃輕于嘗試無救于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券此用烏喙大黃之喻也母用于貧弱而獨用于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害否則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詔臣曰修



內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指揮言之亦合照數輸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幣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力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覩指揮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于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爲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爲衆人戶倡乎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爲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

曲爲庇護不卽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寬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于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楮貴物賤則貧弱之戶大示寬恩至此方表陛下憐貧恤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疊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再論履畝劄子

臣近者伏覩朝廷履畝收券指揮退而精思畫爲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戶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



貧弱者其未必寬而不至流爲虐政終始兩說言之懇切至于再三欲乞備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喑默遂已者蓋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爲乃大不得已而用之耳于大不得已之中而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幣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謂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諒其心往往激成大禍熙豐犯新法之名誰復諒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諒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誰復諒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

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諒其急救楮券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果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說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戶終被寬恩則猶可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室雖睨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挑包散衆者矣有欲鬻常住之產者矣大者旣然小者胥倣勸諭之術旣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強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繫纍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寺觀緇黃猥



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爲然如鬻爵冒賞之村夫與亡沒官戶之不肖子平時常賦猶不樂輸今迫以出錢是無故剗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繫纍笞箠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毆擊其間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鬪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蓋緣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產錢有多寡在在相同難以拘泥且以臨安言之自十畝以上至四十畝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

也其他州縣有反此者苗極輕者爲上田苗極重者爲下田產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畝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近聞上戶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卒之間買券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爲荒歉之備亦爲有利于國爲此說者乃窺測朝廷名爲收減而實則橫斂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爲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截鑿之令未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卽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虛負斯言矣臣



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如此知天下揣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爲脫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戶曉又豈可刑驅勢迫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于號令之外回陽和于肅殺之餘使天下諒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畿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傲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催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

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爲準以畿漕爲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爲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于我以爲近甸尚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苟且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苟悅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謂宜宜召顏熙仲趙與箴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



宰輔爲宰輔者專以擇監司郡守爲務下至縣令亦合  
人人知其才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今者出堂甚晚  
儘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  
之旣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其不善者而獎其循良  
者如監司郡守果有風力待其績效旣成雖驟寘清華  
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于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  
疾今中書汨汨于細務而精神不周于事幾臣之所甚  
惑也嗚呼撫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爲易今外而邊  
事方殷內而又倡爲履畝之說此何等題目旣不得已

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于大可悔恨  
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羣動者尤  
不宜有一息之宴安而使天下有一夫之怨讟也漢武  
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  
幣算舟車數事尙不曾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  
內虛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爲安存況  
今日乎陛下如視爲等閒小事無庸過慮方且聽不必  
盡行截鑿之說而自悖收減之初意動搖于左右浸潤  
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內降脫免此又陛



下自撓其紀綱而他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爲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母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搖之漸而母輕蹈御札已事之轍臣不勝大幸

陳時事疏

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阿齊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將自陝州窺我襄

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占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兵叛布占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敵之深仇襄州輕于接納已爲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阿達馬由是布占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敵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旣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尙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爲今之計不破拘孿之格顯幽拔滯則真才必不出不除張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穴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



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異爲同則事權必不一不察卒伍之情賑乏調急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于有爲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內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闡者不失其職欲闡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枵虛色色鹵莽身居大

闡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爲傾陷謀邊甚疎謀身甚密外諜甚拙內諜甚工讎敵甚淺私讎甚深卽臣若此邊守何責臣所謂必先闡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尙新恥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敵人繩以國法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于抗章國有丘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旣頹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淮襄朝廷未得其代甚類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說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



儲才者豫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  
敗徵旣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  
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  
勿掣其肘事力雖匱不可吝財兵難豫度不可中御任  
責在闡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  
濟今闡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  
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  
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  
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喻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

急著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厲臥薪嘗膽之志習雍  
容鎮靜之量而不爲捋焚拯溺之舉方且牽于常調拘  
于吏議參于苟安惑于坐談大敵臨前束手無措則不  
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旣不可守江其果可守乎  
今淮襄尚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  
不肯掃塵穴之務不肯去浮淫之蠹不肯振朝廷之綱  
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  
近響震則財爲誰之財民爲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  
曷若先事而亟爲與其疑醫而待亡曷若信醫而圖存



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繩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間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內兵不動草地而起于蕭牆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忱爲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于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爲進德之助也強敵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于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闔宦戒旨酒親忠賢精明

不衰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禦敵國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說古今開導上心爲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閭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爲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宮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將曰講說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真實反寡則清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



可懼歟臣赤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是日上不視事繳進前奏事劄子

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幹旋則可以  
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則可  
以消伏變故史冊所載亦可觀矣胡爲今日之事獨不  
然耶邊遠方聞窘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  
倉卒實效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疽根  
伏藏久矣諸帥不協互相猜貳狼子野心竊窺間隙于  
是潰決而不可制任閩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

聽其所爲遂折而歸于招之一說然旣招之後憂慮萬  
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  
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爲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  
閩精銳消沮潯陽江面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奈何  
不爲拯溺救焚之計而尚爾遷延玩愒耶自古主于綏  
懷則不輕用武主于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旣許其勦又  
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  
又惑于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  
于獸窮則搏之說委恢珙以通好于布占然今之窺我



者布占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于唐宿然今之  
爲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  
旰之憂其有旣乎履畝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  
此矣其時尚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爲鬻祠牒  
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今又歸于履  
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  
牒敷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  
與已仕而亡歿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  
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

乃使與穹官顯爵家温祿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  
能皆良觀望同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  
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先受其  
害昔之謀國興利貽笑千古若括商若僦質若稅間架  
若除陌錢彼豈以爲不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爲  
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虐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  
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于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  
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  
行之初人言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于



不恤人言而終于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于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爲之也然則爲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義之帥以爲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秘密之弊使舉朝羣臣皆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爲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爲一家而無一毫壅闕蒙蔽之患則邊事其庶幾矣爲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

相勲戚之家斷不得夤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恢宏朝廷寬恤之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勿爲迫促急蹙之態以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刑忍椿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爲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顧臣迂愚之質實懷體國之忠每見聖主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寧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潔己奉公而今乃爲故相不屑爲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幸災樂



禍此風滋長真可寒心若邊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尚可弭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搖軍心于外楮幣搖人心于內內阻外訐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乞降招撫諭四蜀劄子

臣竊惟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呐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

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草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曩經敵兵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釁納侮悔其可追老弱死于流離士卒戕于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卽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爲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爲公今者詔旨丁寧所費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誥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



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覲面  
罪實在予下至封敖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  
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  
之展意無所依違敕書誕敷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敢愾  
敵兵不足慮也僭瀝愚忠惟陛下採擇

奏備邊四事劄子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  
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爲四條皆至緊  
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

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鄂隨郢復岳德安漢陽  
信陽等府州軍屬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  
房歸峽光化荆門等府州軍屬荆湖副司而置司于江  
陵襄陽距鄂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鄂之間  
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  
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  
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顧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  
責荆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旣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  
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荆湖諸郡仍舊併歸



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隸之庶幾形勢便順  
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  
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  
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  
今荆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  
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旦夕飲江  
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  
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強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  
爲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嘗不悉力經營無如堰

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  
浩瀚迫不及辦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強敵暫退之  
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曰處流民  
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爲國保障其  
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鬪而任  
邊鬪者惟恐摧鋒而怒敵但知撒花以媚寇驅逐老弱  
焚蕩生聚以爲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蹂躪腥焰熏炙淮  
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爲  
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



食返江北又無以爲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捍敵之利必內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爲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填闕額或選擢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楫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觀聽已惑近者傳聞猶爲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宣歛

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爲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更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爲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專在邊閫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茲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楫之欲來者乃邊臣諉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閫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



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陛下以臣言爲可采伏乞睿斷  
速賜施行

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

臣聞帥閫以真才爲重以善謀爲主有才而無謀不足  
以爲真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曾中之謀愈出愈奇懼  
敵人疑己而揚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  
爲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阬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上  
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  
災密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

見允則之奇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爲  
我用此一奇也敵毆吾民將以爲質驗而我能反其鋒  
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爲辭  
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  
使得任闕外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憂顧矣雖然設謀  
易用謀難自信易爲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  
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  
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  
寬洪大度聽其所爲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



然信任不專讒間人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  
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真廟之善聽也

蒙齋集卷六

蒙齋集卷七

宋

袁

甫

撰

奏疏

中書舍人內引第一劄子

臣猥以疎庸誤蒙收召寵光狎至感深涕零自惟蒲柳  
弱質早衰多病洊布忱悃竟闕俞音然葵藿傾陽寸心  
炯炯儻終于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矣是以  
勉策疲駑祗服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輒據管見少裨  
萬分願賜垂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



昭徹時幾洞見亦嘗深思而默省乎夫莫尊乎天矣其  
喜悅其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幽乎鬼神矣  
其舛蠱其怨恫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嚴乎祖廟  
矣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  
未與物交也湛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于是喜怒  
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乎艱危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  
哀怒先形繼天爲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  
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爲之戚  
焉赧焉慄慄焉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暗矣士馬物故

喪師聞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籲蒼穹  
邈焉弗聞禱爾于上下神祇渺不可測率前人有指疆  
土又岌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士方且日以危急痛  
切之辭交進于吾前則愈爲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  
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止者亂矣于是乎柔媚之  
人乘其機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按堵也否則曰天  
數有定非人力可預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憂  
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彼而今也柔媚之言乃  
如此于是乎疑慮頓釋憂懷遽紓邊塵若不見喪師若



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境固迷也內心之炳炳者其  
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烏知不翻然悔悟躍然奮發耶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噫是正操舍存亡之幾也此念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  
親鯁直而斥柔佞可也未幾而處逆境爲甚艱反思順  
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敵騎暫退羽書暫稀果以爲天  
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務偷  
安目前又將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矣于是震惕轉而  
爲喜幸消沮易而爲縱肆何翻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

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皆非  
本心之樂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充離照之明自覺  
悟于心曰嗜欲之娛何能解憂宴安之懷何足爲樂徒  
使我獲戾于天于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清  
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嗜欲懲晏安而吾身始立于  
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決壅蔽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  
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蹙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  
救生靈迓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  
臣曰朕躬有過汝其盡規臣有邪佞汝其極言此何如



時而尚可有所避諱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勞呻吟慰安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歿于陳者告于上而厚矜恤之其忠烈之彰彰者朝廷亟官其子若孫而旌異之大信昭布決不食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陰相默佑轉災爲祥乎四方忠臣義士必能信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勵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止則必知疾痛疴癢必通關節脈理悼邊畔之塗炭憤國步之多

艱自能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邇聲色如成湯自能衣大布冠大帛如興衛之文公自能坐臥仰薪飲食嘗膽如報吳之勾踐轉危爲安易亡爲存有不難者不然中外之事可爲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不以一疏悟陛下乎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儻恕其狂直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廟生靈之幸取進止



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

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淺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爲若此特不得真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爲真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爲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于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斷漢業浸衰陛下旣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者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

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日聞衆君子之說以爲如此可以坐致昇平矣而算計見效茫如捕風內阻外訌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阽危以爲端平君子未能有過于嘉紹而反不及焉于是心疑君子之無益于人國矣噫其果無益于人國耶抑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真君子者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爲國決不營私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于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



之疑于是興拊髀之嘆而窺陛下之意向者真以君子爲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不誤者用之無使至于復悔可也奈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習以成風邊事繹騷一時憂窘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于治國之要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憂窘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咎果安在歟

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效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憤憤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焉陛下以爲可暮而進一說焉陛下復以爲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爲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搖浮議則必不至于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專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資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說勿疑



其誤而易至于悔則爲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效矣如使倏用驟變乍佞乍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于上矣昔仁宗朝張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徒實繁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

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爲可安可樂者鳩毒也一中其毒身且危矣君子以爲可安可樂者藥石也磨以歲月疾必瘳矣臣追憶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問有感于心是以罄竭愚衷干冒天聽惟冀陛下勿至于屢誤屢悔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不勝惓惓取進止

某奏臣至愚極陋屏居田里豈意陛下記錄收召近入修門卽拜掖垣之命控辭未允間又蒙許以入奏



仰見陛下虛懷盡下之意

原註此下  
有關文

天變迭見敵國

肆暴朕甚憂惶與前年大不相同某奏陛下因此恐懼臣雖在田野知陛下之心如此此心操舍存亡全在陛下自用力讀至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某奏方事變之來則陛下憂懼及變故稍平則陛下安肆陛下處心豈可因外境而有所轉移目下敵騎暫退羽書稍稀趁此時正當愛惜寸陰不可因彼稍寬我遂縱肆竊恐秋風一起又將臨時慌窘上曰誠是如此秋且不遠朕深以爲慮讀至命股肱大臣曰云云某

奏陛下當朴實做工夫不可只靠議和上問邊事當如何做工夫某奏今當急以上流爲重江陵不固則襄州不可復不復襄州何以爲國今邊備無一可恃陛下急急作措置可也若只靠議和以偷安竊恐誤事上曰極是以議和之歲月爲自治之工夫朕意正如此某奏目今事勢緊急陛下切不可悠悠泛泛等閒過了讀至惡旨酒如大禹不邇聲色如成湯某奏羣臣進言者每慮陛下于此未能無過當處上曰也無某奏若不如人言豈非宗社生靈之幸臣所以懇



懇切切力論心源者正願陛下常著精神勿爲外境所移勿爲左右之言所惑臥薪嘗膽夙夜磨厲嗜慾不作天君清明中國又安外敵自服願陛下警省畏懼勿使此心變遷上曰是當常常畏謹臣奏陛下此言可通天地鬼神矣讀第二劄某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搖上曰端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衆弊輻輳愈不可爲某奏臣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無益于人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

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于人國乘間者卽謂君子誤國今日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某奏陛下當于此警省若欲杜絕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專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爲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某奏仁廟可謂堯舜之主張昇尙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爲國者少而持祿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



終疑君子無益于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楮券事問秤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築底別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聞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往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爲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上

曰是

奏乞團結民兵劄子

臣聞方今西邊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待兵刃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爲寒心可爲太息今欲備之疎者密膽之薄者壯處處有守次第相承敵攻一重而又有二重以爲隄障其惟亟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于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勢旣孔棘將有緩不及事之慮殊不知善作事者當識人情大凡人情安平而使之結



集則怨咨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保鄉井戀室廬顧墳墓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千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兩敵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

敵騎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譬猶奕碁急有急著死中求生此國碁也若憚彼之衆怯我之寡遽謂縛手無策待其敗亡可乎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務令縝密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約束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枵虛疎薄之患有周衛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



鼓舞監司郡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奈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也則曰倉卒何暇爲及羽檄稍稀敵騎稍退又諉之于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爲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一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爲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抨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密而膽壯又何敵騎衝突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擇取進止

論流民劄子

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於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枚舉始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輩其始不過挾流民爲亂耳特雄單人窶子尙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于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特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爲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弼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業震駭謝尙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



亂之始不思亟加安輯故其流毒寔盛寔烈以至此極耳況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餓殍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內之飢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飢民則凡轉徙于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流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拯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爲讎稍有人心何忍爲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目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爲

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爲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絕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亦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于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壯者籍以爲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爲今大弊不能汰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因糧之謀宰廬



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爲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爲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辨況此又在強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爲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自經敵人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彘歲久尙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

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眩隸遷徒皆勅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懷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己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



蒙齋集 卷一  
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疑貳于以安近  
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論會子劄子

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子極弊爲憂廟堂大臣  
鑒前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州軍  
任責撩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于再誤乎  
前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  
成效何若下樸實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  
降黃榜亦屢矣然榜愈多人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

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事未舉而人  
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  
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  
象蕭條臣區區愚慮以爲在我工夫須是靠實縱無全  
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之變法易令乍行乍改徒啟  
人心之疑畏者蓋不侔矣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一一  
別白言之然後臣之所謂靠實工夫者乃可得而畢陳  
焉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  
其術可謂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又幸



有已撩到紙數此正運轉幹旋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之則適所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機括所繫殆不可輕白劄子之說蓋謂不貴重新會則無以扶持舊會故欲暗收舊會而旋出新會舊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慮亦甚勞剖析亦甚明奈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水出也則天下之人所仰望朝廷之區處者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之

既出也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愈多愈賤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使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實未易愚終有輕楮重錢之心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為舊所牽而倒用于軍



則軍以此售之民必欲作官陌行用民或不受必致交爭用于民則甲信乙疑官司強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店肆停閉此事理之當審者二也向無新會則兵券請給與之以舊會彼自無辭今既旋旋頒行新會萬一羣起願得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于新會既未嘗有蓄積外而三總所內而版曹設或告急其將何以應之此事理之當審者三也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萬就如白劄子所云三總所歲支見錢不過二百萬貫姑卽其言爲諸州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錢一貫紐時

價折納舊會不過一千萬貫而已假使朝廷果能盡將上件一千萬貫截鑿則所銷舊會未及五十分之一白劄子雖言許民間應干稅賦盡將舊會照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并許用舊會擔折然入納解發之數有限又未免隨收隨支果何足以消此四十九千萬之數深恐舊會必且益賤物價必將愈貴此事理之當審者四也方民間初納夏稅折帛錢照時價紐算舊會之時則舊會之價自必略增及至州郡以舊會發解到三總所及戶部之時則舊會之價必大減何者蓋因白



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入納此聲一播則舊會之價驟削也固宜白劄子乃謂諸軍所請一半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所及戶部將依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兵券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準備貼賠以給兵券耶不貼賠則諸軍豈無誼譁之憂貼賠則三總所戶部寧無不繼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五也三總所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指擬于朝廷椿積錢內支撥照得端平初年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棄之輕于泥沙至今帑藏枵虛言之可爲哀痛僅有昇潤所積

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見鏹三四百萬視爲根本若又掃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惜哉況椿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願得椿積有限之錢自願依舊錢會中半朝廷縱欲強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情有請于朝廷輾轉紛紜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說此事理之當審者六也總所餉諸軍及殿步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旣指射于椿積錢內支撥諸州廂禁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令于諸郡且以椿管見錢兌與軍人卻以所兌之會依舊



椿管初無折閱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實錢而博虛會會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閱白劄子又云無慮軍人不願受會蓋今來朝廷既許以純會納稅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券于市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談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納純會之害先見而隨手便可易錢之效難必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尚欠諸闡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數百餘萬況諸闡三總所簿歷見管不無舊會自新指揮既頒之後不

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耶抑每貫自作一貫行使耶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貫作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諸郡應干稅賦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照各處民價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蓋新會之價既定錢卽會也會卽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會臣竊惑焉且新會作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黃榜頒行之後新會果爲舊



會牽倒不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廷業已棄見錢而重  
新會軍民卻恐輕新會而願見錢綱解既無見錢不知  
從何趣辨白劄子云稅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蓄  
會而捨錢而會價爲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情然臣則以  
爲人情亦不盡然也吾意其捨錢而民于錢終不肯捨  
吾意其蓄會而民于會終不肯蓄終不肯捨則錢不得  
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  
會子立界分立年限其法始于蜀中當換界時差內外  
兩場官吏辨驗真僞互相攷覈方與交收外場辨驗到

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辨驗到一貫僞會所追  
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歷拘權專以激犒官  
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來換會之時僞會必  
不逃兩場辨驗自然僞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  
會不立界限是蓋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彼僞會何其  
幸耶又謂間有年深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  
解發朝廷自從而暗毀之夫一片之楮久而損壞此乃  
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于明白洞達使其不毀何名爲  
毀毀則當明何名爲暗端平所行正緣有截鑿之名無



截鑿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于天下此事  
理之當審者十也臣既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區處之  
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成大事者不可爲煩碎  
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謀立定規模善用新撩  
之紙爲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請索言之厥  
今民間皆知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  
易一新舊會計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  
以盡易今諸州撩到新會紙已及二千六百萬尚欠七  
千餘萬以一歲計之每州撩一千萬合七州則來年之

夏可及十千萬之數但日印舊會自目下積至來夏又  
增十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矣若然則以六舊易一  
新可也而臣則謂約其大數或者五舊自足以易一新  
何者如湖南江西等處舊會價極低如京城及京口等  
處舊會價稍高稍高處一新雖不可得五舊然極低處  
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而論價稍高僅一二處價  
極低乃徧天下絕長補短通而計之則十千萬會略亦  
足用今其要惟在作急辦紙而已雖曰都司提綱諸郡  
協力然更須磨厲精神申嚴號令能以國事爲意而奉



行如期者旌以厚賞不以國事爲懷而慢令不虔者加以重罰賞罰旣明官吏競勸則紙必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舊會日印以應支遣今旣未可遽然住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趲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工夫靠實效驗可立致矣白劄子所言三界會價混雜並用舊會一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旣二三則新會之價爲舊會所牽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之數若從臣之言一頓換易自來夏以後更無

舊會一券行于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安得不盡從官陌乎此非獨臣之說也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說徑捷但事力有所不逮又云縱使極力爲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會爲非特憂其課效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說亦云行之三四年間則舊會可以盡毀是亦非責目前之效也今臣采取白劄子不欲速之說而行之于頓造新會恐未爲失理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自私而無博盡下情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計謹重之意今陛下洞然與天



下爲公定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憂深慮遠之至者哉臣區區管見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舊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昇潤椿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此四戒者決不可犯若夫臣之愚說則更乞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審圖之務在簡而易知要而易行勿以來夏爲賒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揅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黃

臣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

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

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值翔踴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取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匹色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旣以時值准會而輸賦民間折閱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爲愈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論亦非今日創行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又竊思撩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爲



一體所有給降本錢應期發下勿復稽遲庶幾收買楮皮不至闕乏又其間有以楮皮不足來告者須當體恤此意使有餘不足彼此通濟如印造舊會之紙曩時責辦于徽嚴等處者尤當從長區處使新會時無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則朝廷得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其當時所放散造會工匠並宜盡行拘上廩給加厚勿憚小費務在集事此專在都司主張維持之耳併乞睿照兵部侍郎內引劄子

臣愚疎樸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于當世陛下游加趣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羸有可采耶今茲勉策羸軀復覲清光亦願一吐真忱圖報陛下于萬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固臣子愛君之忠涕泣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爲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忠矣乃若危中求安亡中圖存當事勢蹙迫之際而祈哀請命于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厥今江湖暴涌蕩陵我都邑旱



魃爲虐勦絕我民命內則楮幣蝕其心腹外則強敵剥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陛下何爲不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警策至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爲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貳之謂一當斯朝臨蒞之時雖儼乎其齋莊及內廷邃密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內隱諸心吾之德一乎否乎聽治朝而百辟聳瞻御經幄而儒生款接當此之

時求一言之誤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其私敬心一懈純德或虧陛下曷爲至于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處之際娛悅耳目者聲色爾犇走後先者便嬖爾是皆順我者也皆求媚乎我者也四方有敗彼則掩覆天顏未懌彼則寬譬誘于易入動于可喜湛溺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夙然不侔矣陛下博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國未有不治荒淫逸豫者國未有不亂獨奈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于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予



知耶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烏可欺哉陛下縱自欺奈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爲正路以利合者爲邪徑正路迂而易壅邪徑捷而易趨爲人主者躬帥以正誰敢不正其有稍趨于邪者痛懲而力遏之天下悚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糅旁蹊曲徑其隙漸開宮掖之祕近習之褻稍有一隙則寡廉鮮恥者羣起而赴之紛

紛多門不可悉數大凡公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習以成風牢不可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託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黨與以私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官爵以私而獲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既有以啓之私意之極陛下又從而養成之臣來自草野側聞邇日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于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導諛迎合者日至而忠言讜論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于難合將反爲邪



所勝而正論愈榛蕪矣其何以爲國乎將見寢微寢滅  
蒼蒼者愈怒林林者愈怨而陛下孤立于上其爲憂懼  
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  
孚民聽服遠人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此二說  
其實一原果能秉一德則邪徑有可窒之漸苟不窒邪  
徑則反至于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真知省悟而  
已臣曩侍經帷屢陳懇款嘗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  
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襲今復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  
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豁然明白了

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卽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  
知夫晏安之必爲鳩毒美疢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  
我以逸樂投我者彼皆自爲富貴地耳一中其計于彼  
則利于我何益及乎危亡之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  
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不秉邪徑果  
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拯溺揀焚之時他無  
良策而獨持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猶  
醉之未醒也夢之未覺也雖有良策亦安所施一省悟  
則醒矣覺矣良策乃可得而施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



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而救之不  
過一事而止耳今日衆弊膠轄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  
盡借使一害僅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  
能勝故莫若大正其本盡悟前非而今而後奮乾剛之  
勇毅然不屈于物欲開衆正之門確乎不牽于私意勿  
置其身于安平逸樂之地而常納其身于憂危恐懼之  
中念祖宗凜凜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卻顧懼國家  
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疾首覩萬姓有淪胥  
阡亡之憂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真切之

意格天非虛僞之爲溥海內外皆知陛下昭然此心對  
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固非獨可以處暇也雖  
急而無以異乎暇之整非獨可以履常也雖變而無以  
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  
殆未可知而臣之涕泣恐未有已也披瀝忠肝不敢累  
牘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蒙齋集

卷七

兼  
谷際岐校

蒙齋集卷七





